

文坛公案

秘闻与实录

团结出版社

对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批判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全国解放前夕摄制的一部反动影片，内容是写清末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立场上，污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



当代中国大纪实

丛书

《当代中国大纪实丛书》

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

史海阳 王启和 编

团结出版社

新登记号(京)174 号

责任编辑：李子健

版式设计：顾 奇

文坛公案：
秘闻与实录

史海阳 王启和 编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北京京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32 开 印张 12 字数 28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61—743—2/I·270

定价：8.20 元

目 录

四十年风雨话武训

一、《武训传》与武训其人

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 (1)

- 一个感人肺腑、使人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
- 赵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
- 公演获得了热烈反响
- 朱德同志微笑着说：“很有教育意义”
- 《宋景诗与武训》

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 (24)

- 武训先生不是异人，不是异行人
- 讨饭 30 年，开办了 3 所学校
- 我们要把武训先生从“苦行”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
- 武训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武训画传》代序…………… (27)

- 批判的目的是忠于历史、正视历史
- 把武训从半神半人的高空拉回人间
- 武训仅仅是一个被侮辱被迫害的劳苦贫农

- 他吃亏的最大的痛苦是“不识字”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足为训的武训 (30)

- 识字不识字并不是穷人受不受欺负的根本问题
- 武训身上缀满了绝非农民色彩的丑角衣衫
- 武训的奇迹是失败,如果说胜利,那是阿Q的胜利
- 《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
- 影片为什么强调字据?

武训历史调查记 (43)

- 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宋景诗、武训
- 宋景诗是有名的农民起义的领袖,站在历史时代的最前面
- 武训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视
- 武训是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 武训的“义学”,穷人上不起
- 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

三、历史的真实与武训形象的恢复

希望给武训平反 (56)

- 山东出现过孔子、孟子等重要历史人物,武训也是

其中的一个

- 武训何罪？还不是因为他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义学吗？
- 群众对武训的冤、错、假案很是不平
- 义学的失败是当时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 开展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是违背人民心愿的

对《武训传》问题应进行学术性的探讨 (59)

- 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桩重大的历史公案
- 对《武训传》作者的批判，极尽讽刺、挖苦和奚落之能事，完全离开了学术讨论的范围
- 江青的插手使一切不同意见都处于窒息状态
- 开展一次学术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意见 (63)

- 武训应如何评价，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
- 当时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
- 这个批判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 (67)

- 武训有钱有地，但没一厘一毫用在自己的生活上
- 他是吃了几粒发霉的中药丸子而中毒身死的
- 董必武曾亲笔为“上海武训学校”书写校牌
- 不能因为封建皇帝和蒋介石赞扬过武训，就把他

否定

- 那个时代几亿农民中拿起武器参加起义的人毕竟是少数
- 《武训历史调查记》不足为训

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 (73)

- 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目的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
- “我耳朵聋,听不懂你们的话”,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 “武训挨批了,说话得留神点!”
- 说寡妇的儿子是武训的孩子,纯是流言蜚语

当年《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写作情况 (77)

- 参加调查团工作之前,我对武训全是好印象
- 对武训这个人应当一分为二
- 武训这个人是应该肯定的
- 武训同族的曾孙也学习武训的办法募钱办学校

“红楼”风波遍神州

一、“公案”的由来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83)

- “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
- “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
-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 “大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 集中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5个问题
- 乱扣帽子，无限上纲

二、批判捎带上了胡适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93)

- “擒贼先擒王”
- 规模大，“参战”者多，持续时间长
- 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
- “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

三、批判旁及电影《清宫秘史》

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101)

- 毛泽东：“《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
- “有人”指谁呢？刘少奇
- 刘少奇根本没讲过这样的话
- 影片实际上歌颂了爱国主义

四、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重读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106)

- 这本书是红学之林中少有的
- 当时的许多指责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
- 有的人享用了人家的考证成果，而到头来又对人家作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 书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50 年代批判俞平伯的再认识 (109)

- 这场批判运动是片面的、武断的，是不成功的
- 俞平伯在解放以后是努力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
- 近几年党史界有些同志对俞平伯的评价仍然受到 50 年代运动的影响
- 这场批判暴露出对知识分子的“左”倾萌芽情绪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119)

- 华年受阻，始于 1954 年那场极不公正的批判，那年他只有 54 岁
- 当时他并不知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直到“文革”后期，“信”见诸报端，他才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 在病危之际，他还是放不下那研究了一辈子、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
- 他写下了几个难以辨认的字迹：“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了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
- “红卫兵”抄家，毁了他的一切！
- “很多人不了解，甚至以为《红楼梦》是一本坏书，而这本书是我作的”
- 纵观他全部日记，竟是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 “干校”生活，是他晚年最富活力的华彩乐章，是他完全自我的真实表现
- 他走完了自己的路，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奇冤如梦命如丝

一、“三十万言书”与“公开解决”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始末…………… (131)

- 在“左联”时期：分歧的由来
- “胡风鲠直，易于招怨”
- “请转交中共中央……”
- “五把‘理论’刀子”
- 旧友舒芜主动交出了私人通信
-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二、恐怖与混乱

活着离开了高墙…………… (149)

- “他不是已经 70 岁了吗……我们是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的”
- “先给你们一把挂面吧”
- 报纸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联在一起的文章
- 胡风：“《毛选》许多地方很吸引人”
- 活着离开高墙，获得了自由

三、参与批判者与受害者的话

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222)

- “负有一定责任，深为抱憾”
- 胡风问题怎样由文艺思想论争和小集团问题转为

反革命政治问题的？

- “我回答起来也不大容易”
- “胡风案是一个严重的冤案”
- “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

历史的真实…………… (274)

- 非常赞成这样的观点：历史不是泥巴或面团
- 胡风并没有写过《反共宣传大纲》
- 我实在无法理解这样的摘录、整理怎么会是“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的，过去无法理解，今天、今后也无法理解
- 第二次平反的具体内容，林默涵同志也是签字同意的……

答《历史的真实》…………… (287)

- “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很难求得完全一致，可以各存其异”
- “梅志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应当认真考虑她的意见”
- “……其他问题属于看法问题，可以各存其异”

“丁、陈”集团与历史辩诬

一、“丁、陈反党小集团”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292)

- 这个案子有过三次大起落

- 加温、加码、再定性
- “一本书主义”
- 定案在先，对证于后

二、历史辩诬录

丁玲“叛徒”冤案真相…………… (314)

- 那叛徒丈夫冯达
- “想不到是你把我出卖了!”
- 叛徒活着，革命者活着，都是一样的活命么?
- 新邻居姚蓬子
- 奔向自由和光明

四十年风雨话武训

一、《武训传》与武训其人

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

孙 瑜

- 一个感人肺腑，使人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
- 赵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
- 公演获得了热烈反响
- 朱德同志微笑着说：“很有教育意义”
- 《宋景诗与武训》

编导《武训传》的起因

关于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前后历时很久，曲折颇多，也是我电影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早在 1944 年夏天，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当

时已经在离北温泉不远的草街子小镇，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为难童创办了一所半农半读的育才学校。这一位我素所闻名钦佩的人民教育家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当时“中教”并没有摄影棚和 35 毫米电影设备，自然无拍摄的可能。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那一本段绳武主编、孙之隽绘画的《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特别是他终身卖艺讨饭，为穷孩子们办不收费“义学”的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所感动。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当时就根据“行乞兴学”这一主线草拟了一个几百字的剧情梗概，夹在笔记簿里，准备慢慢地作合乎情理的艺术加工，构成一部电影的轮廓。

武训这一清末历史人物，我从未接触过，只知道小学课本里有赞扬他讨饭办成“义学”的一课。近一个世纪中，朝野都把这一“行乞兴学”的“义丐”传为美谈。据云，陶行知先生在重庆远郊创办的育才学校，从 1943 年（武训诞生 105 周年）起，每年都举行纪念会，有时连续 3 天，邀请名人演讲并举行文艺晚会。1945 年 12 月 5 日，重庆举行了由陶行知主持的为期 6 天的“武训诞生 107 年纪念大会”。当时有不少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出席大会并发了言。《新华日报》为此发表文章，出了专辑。郭沫若在纪念会上的发言，后来也被选入 1948 年华东新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选》。

总之，陶行知先生送给我的《武训画传》使我深深地相信，作为一个曾受过不识字的痛苦的创伤的武训，他会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以冲天的干劲，下决心为穷孩子们“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尽他的一切努力，坚持到底，终生不变的。他采用他所知和所能的方法：讨饭、做短工、唱小曲、变戏法，拾破布断线缠“线蛋”

玩具出售。为了积钱修“义学”，他甚至爬在地上做马让孩子们骑着玩，被人讥笑为“武豆沫”（傻子）——这一切，在他舍己为人的决心之下，都是可信的。这真是一个感人肺腑、使我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1945年我赴美国时，身边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我初拟的简单“剧情梗概”。1947年秋天，我在回国的太平洋旅途中，拿出我的笔记簿，开始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艺术加工虚构的）也逐渐在我的头脑中形象化了。

回国后的几个月里，我忙于恢复电影工作，决心筹拍《武训传》。1948年初，我在南京“中制”总厂赶写“分场剧本”，于月底写完。

《武训传》筹拍经过

《武训传》分场剧本1948年1月在南京“中制”总厂写完打印后，我寄了十几份给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交郑君里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我很想能在昆仑公司拍摄。

3年多前，赵丹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5年冤狱脱险回重庆养病时，曾在医院里也阅读了《武训先生画传》。他见清朝的山东同乡武训（赵丹也是山东人）忍辱负重，终身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我在上海约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

中国电影制片厂这时已经由国民党的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接受罗静予辞职，改派袁留莘做厂长。这就更加促使我想在旧友众多的昆仑公司拍摄《武训传》。后来我在上海会见郑君里时，他告诉我，阳翰笙同志希望我仍在“中制”拍摄。我即在“中

制”作准备。

《武训传》的剧本在“中制”副厂长王瑞麟(王曾在我导演的《故都春梦》里任男主角)的协助下很快地通过了。厂长袁留莘也批准让寇加强和新入“中制”的曾梦熊(曾未之)两人为副导演。“中制”没有基本演员,几乎全是从厂外特约的。赵丹饰武训,张翼饰周大,王蓓(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饰小桃,周伯勋饰张举人,吴茵饰钱妈,康健饰四奶奶,苏芸饰坠儿,我的七岁孩子孙栋光饰小武训,王萍饰武母(1950年昆仑公司续拍《武训传》时,部分演员已离沪,武母改由周敏饰,四奶奶改由蒋天流饰,坠儿改由黄晨饰),共40余人。

影片《武训传》从拍外景开始。1948年7月,我和摄影师姚士泉、美工兼服装师卢淦,只带了小演员孙栋光乘飞机(因津浦铁路已不通)飞赴北京(当时称“北平”),我们在“中电”三厂的协助下,在郊区(代替山东)拍完了部分外景,再飞回上海金司徒庙“中制”厂(原30年代艺华影片公司旧址)拍摄内景和场地景。拍了武训家、张举人家、小桃房和东岳庙赶集几十个布景。

11月初,《武训传》拍摄约三分之一的时候,“中制”厂经济陷于困境,人民解放军已在淮海战役中获得胜利。某一天,厂长袁留莘忽然从厂长室贴出通告,宣布停止《武训传》的拍摄。

以后的几个月里,昆仑影业公司的资方夏云瑚、任宗德、蔡叔厚先后通过杨师愈、郑君里和“中制”协商,由昆仑公司购买《武训传》的拍摄权和已经拍成印好的声底片和拷贝。1949年2月初“昆仑”以一百五十万“金圆券”的低价买得了“中制”大约花了五六倍资金所拍成的影片《武训传》。4月初间,袁留莘厂长带了“中制”约半数的职工和能携带的电影器材逃到台湾去了。

我于1949年2月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昆仑”正在赶摄《三毛流浪记》和积极筹摄赵丹、吴茵合演的《乌鸦与麻雀》,

《武训传》暂难摊上拍摄日程。

6月20日，我接到赴北京参加7月里将举行的“第一次文学艺术联合会代表大会”的通知。21日，陈毅市长设舞宴欢送大会代表，并讲了话。22日，我和88位代表乘坐有部队沿途护送的专车北上。

在北京，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接受毛主席的欢迎辞，听取了周恩来同志长达四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讲话。在每天的文艺晚会上，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欣赏了老解放区艺术家们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气的歌舞、戏剧演出。

某天晚上，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的盛大晚宴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茅盾、郭沫若等同志都来参加了。30几年前，1914年至1917年4年间，我和青年的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曾有一次关于他演出话剧的交谈，现在难得又同聚一堂。由于当晚的四五十桌筵席上坐满了领导同志和电影界的同行们，我好不容易才在席终时，抓着机会走到周恩来同志的那一桌前。那时候，他正在用服务员递来的热毛巾擦脸。他一眼看见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南开小同学，并笑着认出了小他两岁的我。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提到30多年前周总理在南开中学主演话剧的往事（那时称为“新剧”，他多半演女角），又谈起我年轻时也“迷上了”电影的旧时情景，我们不禁相互笑了。他和茅盾同志都在我小纪念册上题了词：“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努力！”。郭沫若同志是我的四川同乡，他为我签了一个相当难辨识的、象道士画符似的、带着龙飞凤舞笔姿的签名。

但，我从老远走到周恩来同志席前，是另有愿望的。我当时颇为唐突失礼地找了不到一两分钟的短促时间，告诉周恩来同志，我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接着就问他，武训这人怎么样？无